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卷之四

余　熈

桐城方　苞著

門人程　崟校讐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錄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

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閔公立
於慶父而能不行卽位之禮何也慶父實欲自
取故視嗣君卽位之禮無關輕重又以傳考之
旣歸獄於鄧扈樂則不得不爲之變矣

齊人救邢

胡傳謂凡書救以善救者而罪伐者。與不救者
非也其實救也則合救無以爲辭若伐者與不
救者之罪則存乎其事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亂是以緩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惟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於外八月而後葬皆俟喪之歸兼國亂也莊公在國十有二月而後葬則子般之見賊微傳而迹固可推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吳氏澂曰此時慶父哀姜惟恐季友之歸閔公方九齡孰能奉之出會霸主必魯之世臣有如衛石碏者深謀秘計請復季友俾

桓公以霸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召友於陳而公待以俱入則慶父不敢違卓氏爾康曰時魯事與衛州吁時與季友既出慶父專國豈復有如石碏者能自安於內而請於齊以經傳推之陳方爲齊所厚而魯交亦親友與陳故故託跡焉落姑之盟亦友介陳以請於齊而得之耳。

季子來歸

[illegible]季子舊史之文也與齊高子仲孫同皆魯人

喜其事重其人而不名先儒謂孔子賢之非也季友之名非若高子仲孫之無考也而孔子不正何也春秋於爵次名氏一仍舊史義即於是乎存焉惟翬以一人而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然後知內卿之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皆舊史之文而非有典法也惟晉陽處父以一人而或氏或不氏然後知外卿之或氏或不氏皆舊史之文而非有典法也惟明知季子之名而不正然後知當名而不名如齊高子仲孫宋華孫司

城司馬不當名而名如宰咺宰糾皆舊史之文而非有典法也其曰來歸何也非奉使而歸不得書至自陳也其出不書何也據經所書似季友如陳葬原仲至是始歸但叔牙之討友時秉政子般見弒友再出奔事變甚大年代非遠三傳畧同未可以爲無據豈書如陳則與慶父如齊同文未知獄之所歸書出奔陳則似歸獄於季子故削而不書與彭生之不卒同義與

冬齊仲孫來

仲孫不名何也魯人重之故史不書名與宋司馬華孫同至孔子修春秋則名無可徵而事不可削故一仍其舊也胡氏以不書使爲譏齊桓非也非聘非盟而書齊侯使仲孫來非屬辭之體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降鄣遷陽不絕其祀也豈懲於遂之殲乎抑霸業既就而避其名之惡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未可

稱宮廟也直舉祭之名者其失兼在祭也禮不王不禘且非羣廟所得行也記稱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大夫士既卒哭麻不入春秋書吉禘于莊公蓋淫逆之人所忌者羣臣百姓有先君之恩故早用吉以變人之耳目耳。趙氏匡曰禘非時祭之名也禮記諸篇皆漢儒約春秋爲之見春秋有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遂有春禘夏禘之說又見春秋止有烝嘗禘三祭遂爲諸侯缺一祭

之說皆不可信而鄭康成注祭統以爲夏殷禮誤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薨而不地葬而不書故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哀姜棄位而姣與弒二君懼罪出奔一與文姜同而書姜氏則文姜之削姓氏乃所以發疑而著其鳥獸行之實義益顯矣齊女也而孫于邾畏桓公之義也季友歸而慶父不能難閔公弒

而夫人慶父不能安實由桓公爲之大主孔子所稱一匡天下此其尤著者

公子慶父出奔莒

般之弒也書慶父如齊出入自由也此書奔惡盈罪著而不能安於魯也書奔而不書殺譏失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其不言齊侯使高子何也高子非受命而來盟以義制事權在高子故變文以著其實也高國

齊世卿齊人尊之皆以子稱猶詩稱尹氏漢史稱大將軍而不名魯人喜其來盟故即以齊人尊之之稱紀於册書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以為滅而經書入何也侵畧而去未嘗據其土戴公旋立而廬於漕也

鄭棄其師

舊史以傳聞書也赴告不及但知其國有是事而已高克奔陳不書自僖二十八年以前外大

夫之奔皆不著於册書也。

春秋直解卷之五

桐城方苞著

門人程崟
余辰
劉敦
校讐

次男道興編錄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此非子也臣子一例

也。何氏休曰禮諸侯臣諸父昆弟以臣繼君猶以子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文宣以前外師無見大夫之名氏者其稱人師少也稱師用衆也先儒謂書次譏救邢之不力非也邢衛接壤狄以十二月入衛而救邢之師以正月至是時狄尚在衛故三師次于聶北以爲聲援狄不敢逼而邢得自遷焉耳知然者以經未書邢之有狄師也狄未至邢曷爲救邢狄

覬邢衛久矣莊三十二年狄伐邢以齊救退今既入衛勢必及邢故預遏之齊救邢而不救衛何也衛以失衆無與守戰狄師一至而渙然離非齊所及料也故懲衛事而於救邢汲汲焉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再舉三師示役非更舉也使書諸侯城邢則似救邢之師既返而復興是役矣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都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非也夫人在國必薨於內寢故不地設歸寧而道卒或卒於母家亦可不地乎公羊傳夷齊地亦非也使夷爲齊地則當書齊人以夫人姜氏歸薨于夷胡傳謂以喪歸魯亦非也凡經書以歸者皆歸其國也使夫人薨于夷齊人以喪歸魯則後當書夫人氏之喪至自夷且齊魯接壤使七月以喪歸魯不應十二月始至然則何以知其爲故也魯夫人奔而薨於外而齊以其喪歸則故可知矣

楚人伐鄭

前此聘稱人今伐而稱人楚益强而魯人重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左傳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胡傳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直書其事

而義自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不言莒師來伐何也未迫吾地逆而擊之與外

師不書伐而書戰同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傳不稱姜氏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趙氏謂文姜孫齊不稱姜氏哀姜喪歸不稱姜皆承前文而聯爲一事非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中無間事猶再書宋華元安有閏月踰時而去姓氏以聯爲一事者哉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齊桓城三國屬辭各異皆以其實書也城邢者獨三國之師也緣陵則命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楚邱則命魯獨城之而諸侯不與也何以知諸侯不與也當是時陳鄭迫於楚宋曹既同城邢之役而齊宋復謀會江黃惟魯以內難凡役皆不與故至是使獨任楚邱之役耳不書衛遷何也魯爲衛城故魯史書之城畢而衛人自遷則法不宜書考之於經杞遷於緣陵不書徵之以傳邾遷於繹晉遷於新田不書是也然則邢

遷于夷儀何以書自遷而告於諸侯以求城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楚邱衛地而與城內邑同文何也春秋於會遇盟戰之地皆不繫以國蓋職方具在書某地則知為某國必如彭城之披於楚虎牢之戍於晉而後還繫之宋鄭耳

孔氏穎達曰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邢邢已遷也言城楚邱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附庸之國也據左傳虢與虞皆滅於五年之冬盡滅下陽執虞公以告而書虞虢之滅則不告而不書耳晉武獻兼國如霍揚韓魏之屬無一見於經況虞虢屬尊位重晉人首敗宗盟而滅寰內同姓其無辭以告於會明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穀二傳諸侯皆在獨言齊宋非也未有與會盟而不列序者蓋齊桓方謀伐楚不欲先事數勤諸侯江黃與楚鄰而楚邊於宋故取道里之

近獨與宋公盟之江黃再會而謀定然後與諸侯之師耳。

冬十月不雨

次年書六月雨故每時獨書首月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蓋君重其事則史詳之。高氏閌曰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

雨猶以不足爲旱也若竟不雨則旱在其中矣

徐人取舒

徐見於經者取舒伐英氏稱人敗于婁林伐莒舉號會申書爵皆舊史之文也蓋僖公初年齊霸方盛諸侯歸附荆舒是懲魯且以爲已功故徐之取舒爲齊撓楚魯史因進而稱人至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怠救楚卒敗徐在會者皆以爲恥而魯史因以爲蠻相敗爲文文公時魯方親莒莒以徐伐請盟故以號舉皆史臣因時事

邦交以爲進退而非有義理之可求者也至申之會則天下諸侯皆服於楚楚旣右徐列諸滕頓胡沈小邾宋世子之上故舊史承赴告之辭而並以爵稱若以襃貶爲義則伐莒可貶而婁林之敗爲從中國而受師貶之何義乎取舒伐英氏可襃而申之會襃之何義乎

六月雨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謀伐楚也貫與陽穀不徵會於列國而旣會之後季友如齊涖盟必陰戒師期而恐爲楚所覺也齊魯之師旣出曹衛宋鄭許陳絡繹道會句餘可壓蔡境是以蔡不能支而楚亦不暇爲備耳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梁傳涖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其人以國與之也

楚人伐鄭

鄭頫受楚師未聞齊救而曰齊方勤我蓋知檉
貫陽穀三會皆謀伐楚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胡傳齊不請命擅合諸侯書遂伐楚譏其專非
也楚人僭王猾夏之罪乃九伐之法所未有也
而其強則天下莫加焉桓公陽怒蔡人出其不
意以諸侯之師臨之故服罪請盟而屈完嘖有
煩言尚云雖衆無所用之使先期請命以興諸

侯之師楚人完守蓄謀以逸待勞甚則喪師辱國否亦負固不服師能無功楚勢益張而不可遏矣書遂者所以志其行師之次虛實之變以著桓公管子之本謀耳凡書遂者繼事之辭何以知侵蔡之本為伐楚也自管子用齊侵伐未有用大衆者諸侯之師未有聯數國者山戎之遠且獨伐之矣蔡嬴國命將出師可以得志何至盡役諸侯而勤天下之師以與之角力哉然則齊不請命無譏乎諸侯擅興其由來遠矣桓

公之不請命亦前此矣豈侵蔡非專宜至伐楚而後爲專乎此以知其不可通也

夏許男新臣卒

劉氏敞曰諸侯卒於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許男無一稱焉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其不書使何也完受命而視師非受命而請盟也傳謂此前定之盟非也果前定則當書使或書乞盟矣其再言盟何也旣盟于師而復盟于

召陵如宋之盟傳載戊寅趙孟及楚公子晳盟以齊言及癸巳乃與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也使未盟於師宜書楚屈完如師盟于召陵然後辭與事相得召陵之盟與袁婁同而不書及楚屈完何也受盟於師猶可言也以天下公侯而與楚大夫齊盟失位甚矣故召陵之盟屈完與焉而不書及屈完猶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楚人主之而不書楚人皆所以發疑而見義也晉悼公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尚使

諸侯之大夫盟之桓公乃急於要楚而再降體於屈完使無與交以發之則習而不知其非矣楚大夫未有以名見者此何以名其事不得不名也來盟而不目其人册書無是體也完之氏何也舊史侈其事重其人而詳之也。胡傳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非也文王伐崇遂作豐邑周公滅唐遂建叔虞楚僭王號殘諸姬有王者作移以六師而建置他姓

可也卽不然亦削其兼地黜其僭號然後可以張天討定民志此義管子非不知也特以楚勢盛强量敵揣已未能得志故不敢訟言其大惡而姑責以可受可辭之罪楚人雖曰受盟而君不赴會使其臣出盟諸侯旣盟而擅滛名侵敗王畧如故此正霸者苟且之事王者所不爲仲尼之徒所不道也胡氏乃善其不暴而能以禮下楚悖矣且南宋君臣苟且疲瘘已甚而胡氏說經於次陘則美之以王道於紀魯禦寇之師

則罪其抗兵出戰而謂當修辭命以求好其立言之意殊不可得而推矣。文王伐崇而不降仲尼圍成而不服然必明正其罪以爲後圖是謂王者之道。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侯會伐同盟而歸塗執其國卿則必謀有不協可知矣稱人以執則不當其罪亦可見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穀梁傳獨會及非也蒙上來盟于師之文在會

諸侯歸塗同伐陳而江黃以師會耳或曰紫上執陳轅濤塗之文獨齊及也公以八月始至則諸侯之師皆未返國可知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歸致伐楚其出本以伐楚告也六年伐鄭圍新城遂救許而以伐鄭致其出本以伐鄭告也觀此可以知桓公之本謀矣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

許人曹人侵陳

齊桓畧於責楚而苛於治陳召陵以後氣象一變矣葢惟至誠無息未有假而能久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之也。陳氏傳良曰太子縊於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譏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亶稱君殺而已矣。汪氏克寬曰春秋書殺大夫四十七或稱

國或稱人惟晉侯殺申生宋公殺痤天王殺佞夫鄭伯克段不稱國不稱人而直稱君以為獨其君之罪也僖十六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文十八年宋公殺其母弟須殺得其罪則不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

朝其子參譏也。非歸寧故託於朝其子而來也使姬爲歸寧則來不宜書而其子之朝當從曹射姑之例矣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謂娶焉而經不書常事也韓侯因覲而娶列於雅歌則於禮無悖可知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左傳謀寧周也及以會王世子不可與諸侯同

列也王世子不名所以異於諸侯之世子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諸侯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見王世子不與也盟者不相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首止葵邱平邱皆盟與會同地而再書其地先儒以爲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非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其禮本異故書會而不書盟者專行會禮也書盟而不書會者專行盟禮也既會而盟

則書會而又書盟所以見事實也其同地而再書所以別於異地也襄二十五年夏五月諸侯會于夷儀秋八月同盟于重丘是會盟異地而兩書其地者也異地者既兩書則同地者安得不再書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國滅而君奔例當名而弦子不名不知其名也

楚人滅弦知齊不能問也而黃猶恃齊而受弦

子之奔由是楚人深惡卒致滅亡而齊坐視焉

黃慕義而不自揣桓假仁而不能終其負愧於

黃深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修虞祀歸職貢於王蓋首滅同姓貴國

且在畿內而爲三公惡莫大焉故以此自塗飾所謂修虞祀必聚其族姓畀以小邑使役五廟以附於山川因國之祀其不肯以滅告明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杜氏預曰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郳之別封

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李氏廉曰左傳載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

奔鄭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楚鄭伯

乃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愛申侯而賜以

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於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

甯母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趙氏鵬飛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聽伐楚之期而涖盟焉其後每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六年伐鄭自蔡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即世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據左傳王人告難於齊桓公合諸侯而王人洮盟則子帶之亂謀折矣故無譏焉王人先諸侯載書之序然也先儒以王人為下士非也王臣至會者皆公卿王子其大夫而稱名者僅焉況方伯公侯之衆會而乃以下士臨之乎蓋列序諸侯不可以斥王臣之名與行次其稱人即卿大夫也乞盟者鄭伯親之也傳謂處其所而請與非也果爾則當書使某乞盟矣親至於會則

不書如會何也如會者後至之辭也。乞盟則先期而請也。書盟而後書乞則不得與盟之辭也

○吳氏澂曰左氏以爲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禮竊疑此時王或有疾襄王惟恐叔帶簒立故遣使告難於。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爲此事而來。故亦與盟。至冬王崩而嗣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又曰鄭伯前年徇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

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

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爲王矣故懼後禍

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

夏狄伐晋

趙氏鵬飛曰狄伐邢齊救而城之狄入衛齊徙

而封之今狄伐晋齊桓不問何也蓋自齊霸晋

歷三世未嘗一窺諸侯之壇坫蓋自以爲畿北

之大國不屈於齊故齊亦視之蔑如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太廟書禘則知魯以禘祀周公。非禮也。可以徵成王賜祭之說妄矣。夫人風氏也致生者之辭也。若哀姜入廟則當書祔矣。其不言風氏何也舊史書夫人而不書風氏孔子不能益也觀三傳傳聞各異則知舊史止書夫人而傳者當日已不辨其為風與姜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

宰周公爵也可與諸侯列序故不稱王人也王方在殯而宰出會諸侯則王室多故可知矣但齊桓號曰尊王而魯不會惠王之葬當日之情事蓋不可得而推也宋稱子未葬之辭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舊史於內女之卒非有變不書無變而卒者君重其事而爲之變也僖之篇伯姬鄫季姬文之篇子叔姬是也二百四十年內女無變而卒者

多矣而見經者惟三姬則以君爲之變而特書也審矣公子而不爲大夫者卒皆不書而叔肹書亦此類也然則孔子不削何也變常則書者春秋之法也故存而不削以徵過焉凡公子內女之卒焉知非舊史備書而孔子削之也盡削公子之卒而獨存叔肹以著其賢猶可言也盡削內女之卒而獨存三姬則義無所處矣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復與諸侯宰周公不與也洮之盟必扳王人以

溢之。然後可以遏亂謀。葵邱之盟必不敢與鋒
周公偕。然後可以著臣節。此桓公管子制事以
義足為後法者
甲子晉侯詭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書殺著簒也。書君之子非自為簒。弑不得側於
州吁也。傳謂國人不子非也。豈國人於奚齊則
不子而於卓則君之乎。此春秋之特筆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衞

據左傳溫蘇氏邑也王臣無五等之爵。不當稱子。溫邑而非國。不當書滅。豈如鄭桓公武公始爲王卿士其後建國遂比於外諸侯與傳稱蘇子與檀伯達封於河則建國舊矣畿內之國狄乃滅之而桓公弗圖狄所以侮王室輕諸夏而卒致襄王出居之禍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胡傳以爲里克弑君之一而并其在獻公時中立自

免爲斷非也果爾則當於奚齊之死而正其罪矣然則卓之異於奚齊奈何驪姬發大難禍太子爲奚齊而非爲卓也奚齊無可立之道而有可討之罪義不得書弒至奚齊見殺諸公子惟卓在國夷吾重耳故非守適卓未嘗無可立之道也且克威權能殺奚齊而使其黨莫可誰何使能申明大義廢卓黜荀息迎諸公子之賢者而立之豈不名正言順乃任荀息立卓而復殺之視賊其君如豚特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

怙亂無上之罪也。或謂卓踰年故稱君而別於奚齊非也齊舍未踰年而稱君。則其說不可通矣。此聖人緣情制法大義之炳然者以傳考之左氏於卓與奚齊並稱殺公穀並稱弒舊史所見亦若是而已矣苟息從君於昏而得與孔父仇牧同書何也以視苟免者則有間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諸侯嘗救許故伐北戎戎專以役許而休諸侯然當是時狄及晉楚之患甚於戎不宜避強而圖

弱且許方患楚而敵以遠攻非字小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非討其弑君之罪也則爲殺其大夫而已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冬以大雨雪爲異則知春秋所書非夏時矣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胡傳鄭之謀出惠公由殺里克致之故不去其官非也人臣懼禍及身以謀其上罪遂可末減

乎凡居位而見殺者皆稱大夫不論其罪之有無也況貴戚之卿可以易位惠公淫昏悖亂不足以定國鄭之謀建重耳未嘗非社稷之利自不得與討亂同文耳晉人告亂必曰殺公子卓而以弒其君書告殺丕鄭父必曰討亂而以殺大夫書若此類恐非舊史所能及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歸寧可也兩君爲會而夫人與焉可乎然書公及夫人則婦從夫之常辭與文姜異矣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滅未有書伐國者而黃書伐江書圍蓋以從中國被兵故望救而來告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黃以從齊見滅城守三時而齊救不至無以宗諸侯矣○胡傳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

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䍧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公羊傳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䣙

左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凡總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也前此諸侯無列序者而總言之何也令出於齊城之者則諸侯而齊不與也霸者之令有使諸侯承事而已不

與者矣襄五年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是也此其不可列序何也蓋會吳雖列序魯衛之大夫而可知爲晉令也若城緣陵而列序諸侯則似諸侯自城之而不知其爲齊令矣何以知齊人不與也使齊人率諸侯以城則如城邢之列序可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內女適人者繫國未嫁書字季姬書字而不繫國則女而非婦明矣及者內爲志蓋使自擇配

故得與鄫子遇也如左氏所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而要鄫子使來朝則當書某月鄫季姬來某日及鄫子會于防使鄫子來朝若卒然相遇不由期約則當書季姬遇鄫子于防以是知公羊所傳於經為合也明年季姬歸于鄫以始於之辭書則此非歸寧益明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經書山川不繫以國者自古有定名非一國所得專也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氏洽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蓋用事天子五年一朝之禮矣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

丁牡丘遂次于匡

穀梁傳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胡傳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桓德益衰而志怠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伐厲以救徐也蓋齊實畏楚不敢攖其鋒故託言攻楚所必救而帥曹師以伐厲齊師既移則諸侯之大夫益無固志矣此徐所以不支

而楚益無忌也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李氏廉曰不以救徐致諸侯不親行也○公以九月至則知齊曹伐厲矣匡之諸侯救徐之大夫皆引而歸矣蓋實逃楚而陽避其名耳

季姬歸于鄫

內女之歸非失禮不書此以及鄫子遇防而書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胡傳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或曰曰夷伯之廟震則似震由地起曰震夷伯之廟乃知爲雷震劉氏敞謂君前臣名不宜稱謚非也在禮大夫歿雖言於君所稱謚若字以他事著於史册與生卒稱名之義異無可疑者

冬宋人伐曹

齊桓避楚不獨爲楚所弱且爲宋所窺故自莊

十四年曹從齊伐宋宋不敢釋憾而至是始加兵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嘗稱人矣此役諸侯救之而乃以號舉何也諸侯逃楚魯亦恥之而舊史因以裔蠻相敗為文耳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戰不言伐蓋戰於國境則見伐不待言矣不書以歸未入於秦也書獲而不書歸者獲告而歸

不告也。○劉氏敞曰君將不言帥師君重於師也君傷君獲亦不言師敗績三者異文同義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公羊傳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穀梁傳於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

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傳聞之師曰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命爲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二君欲以異賞報之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卒以氏書誌變法亂紀之始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之卒有變然後書無變而書者君重其事

而過於禮之常制故特書於册也存而不削以徵過也重其事則不書葬何也內女書葬亦禮之變也以爲著其賢者非也宋共姬之葬也以卿共葬事而書紀叔姬之葬也以媵而書二姬之賢與葬之之非禮其義兩行而不相悖也鄫季姬之卒也以過禮而書其葬也以無變而不書其義亦兩行而不相悖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

邢侯曹伯于淮

邢未嘗與齊桓會豈至是稍能立國桓乃徵會與抑將致難於衞而自請從役以求親於齊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婁林之敗徐以號舉此文以與徐同役而稱人舊史以意爲之而非有典法明矣

夏滅項

胡傳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

取邿取䣕是也由此知項爲魯滅無疑矣其辨公穀之誤確切而有據但以取鄟取邿取䣕爲爲君諱滅滅項則傳公在會乃季孫所爲故不爲之諱則非也凡書取者取爲附庸也徐人取舒是也滅而書取則非其事之實矣文姜之會齊侯莊公之與齊狩不諱而諱滅國乎況僖公時政未下移季友之子無佚早亡行父稚年安能擅興而滅國乎蓋魯宋恃齊交之固知桓志之衰故牡邱會罷而宋伐曹淮之會罷而魯滅

項耳其不書公滅與取鄟取邿取鄫不書公同
義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先儒皆據左傳謂齊以滅項止公夫人會齊侯
請而釋之但公若以滅項見止則夫人當如齊
侯齊侯之歸而請之豈能致齊侯來會且齊夙
重魯宋齊方與曹同役而宋人伐曹齊不能詰
也乃以滅項執魯君乎況盟主既歸孰止公於
會者疑齊侯以疾先歸而留諸侯於會以防淮

夷之變援伐莒之師齊侯以道經魯境故夫人往問疾而公九月始至自會耳○夫人齊桓公女也魯僖公去齊僖公四十餘年哀姜又齊襄公女不應父子同娶於齊襄公趙氏汸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爲子糾之女爲讎怨故久而後見不知陽穀與卞之會以變禮書若歲一歸寧則常事不書無以知其久而後見也其聘娶不見於經則或以常事不書或娶於公子時不應書耳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呂氏大圭曰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戎强於北荊盛於南鄭分許鄙宋廢鄭嗣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陵而荊帖陳旅聶北而狄退獻捷過魯而戎弭此桓公之主霸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

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伐鄭侵宋衆心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設施多姓遇穀盟扈檢防易肆蓋桓公圖霸之初也貫澤而下葵邱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爲盛在是數年桓公定霸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取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黄則外憂起會卞則家法虧蓋桓公成霸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霸爲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

變則桓公立功爲不遠功過乘除齊霸之顛末可考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之伐齊納孝公也而不書何也魯之救齊將以扶宋也而宋人獨勝殺無虧定昭而還魯以爲恥故宋人之納昭昭之立無虧之殺皆不著於册書而備書師救狄救以偏著其伐喪之罪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

夏師救齊

公將也與宋爭衞而宋擅其功故君以爲惡而史不敢斥也抗大國用大師必不使微者將卿將則當書某帥師以是知其爲諱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戰而書及主乎是戰者也凡戰以主及客設主人完守而不出則戰無由接獨此以客及主深罪宋也伐書宋公戰書宋師何也公羊傳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是也○李氏廉曰鄭康成謂及者別異客主不施於直不直直不直自在事而

已鄭說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汲汲欲戰故凡爲志乎戰者春秋皆貶之在主人而及客則非處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人又豈仗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乃變文以深貶宋也穀梁之說精矣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救齊以號遲此稱人蓋邢周公之裔亟困於衛而公之救齊衛與宋同心爵不能抗而私以為憾故狄與邢同伐舊史以人書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子何以名自是不返國也○齊桓九合皆魯宋與衛諸大國而邾滕同役者鮮焉故德足以悍而力亦足以威也宋襄圖霸大國無與同好而亟示威於小國非獨德薄謀亦偵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穀梁傳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如左傳所云則當書宋公使邾人執鄫子用之乃得其實疑邾鄫有私怨鄫子後會宋公心惡之適至於邾邾人遂假宋之威戕之以快其私忿耳然宋公以惡鄫子之後盟而縱邾人之大惡其罪亦有不可掩者矣鄫子宜名者也又曾姻也而失其名則傳史紀事有詳略也

秋宋人圍曹

左傳討不服也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書會而不目其人何也此諸侯與大夫齊盟之始也前此有霸主徵會而列國之大夫聽命者矣有離盟參盟而大夫與焉者矣有遠國之人受霸主之盟者矣此則四國之大夫來盟齊侯之君是大夫與諸侯抗盟之始也故特文以見義焉○中夏諸侯之合非楚人之利也齊桓

南没宋襄屢合諸侯曹衛邾滕皆從之楚恐其勢復合故倡爲此盟以敗之齊忌宋之奪其霸權而不知實墮楚計也曩令齊魯宋衛同心則陳鄭將持兩端而附楚不堅楚顧豈敢深入內地虐執盟主而無所旋忌哉自有此盟然後宋孤而中夏之勢大屈盟薄戰泓楚氛益熾曹衛亦折而南嚮矣至於戍穀逼齊合兵圍宋遂有顙啓天下之心非晉文暴起而挫之殆哉岌岌乎蓋世未有內釁不作而外患乘之者也○楚

人序陳蔡之下必嘗試諸夏所使非國卿也

梁亡

梁之亡舊史以傳聞書也。秦取之不書不吉也。凡滅國勝者或先克焉梁自潰而秦取之無為書於鄰國且時秦魯尚未通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非因崩圮也則變古踰制明矣周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內外傳於列國無言南門者豈南門獨天子有與。孫氏復曰新延廄不言作

此言作改舊制可知

夏郜子來朝

公羊傳以郜子為失地之君何氏休遂謂春秋前宋已滅郜蓋據取郜大鼎之文不知不足據也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遂得謂莒亡乎

五月乙巳西宮災

何氏休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魯重齊而親邢故狄書人舊史之不可爲典要如此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三國大夫之盟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

宋公以伐宋

胡傳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分惡於諸侯也。齊桓之謀帖楚也深結魯宋衛鄭繼得陳許徐中夏小國以及江黃之遠莫不服從然後舉侵蔡伐楚之師盂之會自曹以外皆從楚之諸侯而宋襄欲以虛名駕楚其慮疎而事舛不必言矣但方是時獨衛有狄難使齊魯大國皆會楚亦未敢遽執宋公其避而不前蓋深忌宋霸之成而不知轉授楚以柄也魯於盂

之會則自外以孤宋薄之盟則取先以附楚而齊之忌宋尤甚楚之張齊晉實成之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不書宋捷公羊傳謂爲宋諱非也未有不諱執而諱敗者胡傳又謂爲晉諱亦非也乞師於楚以伐齊不諱而諱受楚捷乎春秋之文簡而有法有彼此互見者盂之會以同執爲文而獻捷獨楚則知見執於楚矣前書執宋公以伐宋而

此書楚人獻捷則知所獻宋捷矣言使則未有稱人者此其稱楚人何魯雖忌宋而未嘗不憤其見執雖畏楚而未嘗不惡其暴故舊史以人書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書會諸侯前目而後凡也凡諸侯見執或書歸或不書歸者有不歸之勢而後其國以歸告也宋公書釋有不釋之勢也何以不書歸執於宋釋於宋也○穀梁傳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公見執而三國旋就宋而棄楚陳亦離心蓋深懼楚人之暴詐而思中國之有霸也使襄公當此能內紀國政布德修禮以綏諸侯同心固守息力蓄謀觀舋而動雖未能遽得志於楚尚無大殃乃急於爭鄭以致楚師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宋再折於楚而衛侯尚同伐鄭之師楚越陳鄭宋衛而後可加兵於魯

非若衛之迫楚禍也而附楚每汲汲焉比事以
觀益知魯之非義矣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據左傳則公實親戰而書法與戰奚同其爲微
者之戰或諱公敗要之皆舊史之文謂孔子以
諱爲貶則義無所處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績
以內及外也楚稱人非君也左傳宋公身傷而

書法與鄢陵異蓋宋人告敗而諱君傷楚則不得其詳故獻捷未之及耳鄢陵之敗書楚子晉人欲伐其功故赴告特張其事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案左傳討其不與盟於齊以是知齊之忌宋尤深也齊侯昧大義忘舊德乘人之危而肆其暴直書而罪自見矣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自齊桓以來會於宋襄無盟不同而不會其葬

蓋楚方惡宋戰勝威行而魯畏之也左傳載魯爲楚戍衛懼晉而殺公子買以說春秋時邦交蓋如此

秋楚人伐陳

宋盟曹南伐鄭陳皆不與而盟齊會盂伐宋並從楚未見其貳於宋也蓋以伐宋之後鄭朝楚而陳不朝故假以爲辭而伐之耳或曰頓背陳事楚陳猶責禮焉伐陳由頓訴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稱子時王所黜也伯姬在杞而杞子之卒不名則知舊史記事有詳畧而不可以義法求矣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據左傳王出狄師則是冬王出不宜反侵鄭豈頹叔桃子陰黨叔帶以鄭爲王所毗倚而先啓狄以伐之耶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其書出何也去王畿而越在鄭地也與皇與狄
泉與矣自周無出傳者之誤也天王之入不書
何也王室禍亂魯不與聞則舊史不書子頹之
亂惠王之定不書以虢鄭尸之而魯不與也襄
王之入叔帶之討不書以晉尸之而魯不與也
子朝之亂備書於冊以叔鞅方有事於京師而
其後魯與城成周之役也蓋王室懿親莫重於
魯有禍亂與魯不能救而他國有功則魯人恥
之而不書於冊孔子不能益也然則其書出何

王命特至於魯而藏文仲有奔問官守之對則已著於册書矣厥後終不能勤王故忌晉之功而不書王入耳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記曰諸侯不生名據春秋所書而為言不知其為舊史之文而非春秋之法也其曰失地名據蔡侯獻舞徐子章羽之類而言也然於國亡君奔而不名者不可通矣其曰滅同姓名據衛燬

滅邢而言也然楚滅蓼齊滅萊同姓也而不名。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非滅同姓也而名。則其義又不可通矣凡此類皆舊史之文也邢周公之裔而衛滅之蔡文之昭而楚誘殺其君故魯人惡之而名其君也然則孔子不削何也。衛侯燬楚子虔之名可削也宰咺宰糾之行次高于仲孫華孫之名何從而得之乎使有革有不革則凡舊史所稱之亂雜而無章者愈不可得而襍矣

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莊之篇伯姬歸杞不稱子則爲桓公之女明矣僖之篇伯姬卒不書子則爲莊公之女明矣以是推之蕩伯姬必僖公女也其始嫁以常事不書今書其來以公下主大夫之昏也非公主之則其人微其事微雖以姑逆婦爲失禮亦不宜載於策書。

宋殺其大夫

舊史以傳聞書也。赴告不及。但知其國有是事而已。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圍陳以納頓子也。使爲二事。則當爲更端之辭。如侵曹伐衞之並舉晉侯矣。胡氏謂納者不與其納非也。北燕伯款亦不與其納乎。孔氏穎達曰。圍陳而納頓子。明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楚。楚人納之。知其奔楚。汪氏克寬曰。失地出奔則名。他國納之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頓子

北燕伯皆不名。此別爲一說存以備參考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成公以前列國之大夫會盟無以名見者。至春秋之終小國之大夫會盟無以名見者。莒慶何以名昏姻也故史册稱名以寵異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衛甯速何以名洮之盟册書登莒慶。故向之盟

不得不登甯速也。宋襄敗死晉霸未與齊有夙憾近魯之國衛莒少强故公與相結而再盟以申固之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胡傳謂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非也戰稱人敗稱師春秋之通例戰稱人者兼將而言也敗稱師問亦稱人者别衆寡也至謂稱齊人爲罪齊益謬矣齊桓之師非自將鮮不稱人者葢自宜以前外大夫

會盟侵伐恒稱人○齊孝公爭立舊有憾於魯以魯旋會盟於齊無辭復爲兵端及宋既敗遂妄意爭霸故伐宋則曰討其不與於齊之盟而再加兵於魯亦以洮之盟爲辭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雖憾於齊豈宜延楚師入伐自公子遂用事僖公末政無一可觀者明年入杞遂實主兵會楚

盟宋爵實爭赴幸晉文興霸數年未敢肆惡而
間文之歿逞志於邦憸人之罣誤人君若此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名不知其名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傳以其善於晉侯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內師不義無過於此者而直書不諱故知凡會。
盟書會而不書公乃特文以發疑非主於諱過

也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責無禮也伯姬拳拳託其子於魯桓公魯甥也嗣位而來朝豈敢不恭所謂無禮必旅幣或闕耳而遂興大衆以入其國是誠何心哉其

後伯姬復來求婦可哀也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穀梁傳人楚子以人諸侯先儒因之非也二十一年會盂執宋公不貶稱人而於圍宋貶乎城濮之戰左傳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則圍宋者實得臣耳楚虔使羣帥圍徐而次乾谿以爲之援蓋其國軍政如此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之會爲楚非爲諸侯也而不書楚人何也凡

大夫主會盟而列序諸侯之上則總書諸侯而沒大夫蓋特文以見義也主是盟者楚人所會者即楚人帥以圍宋之諸侯未有盟諸侯而不盟楚人者而第書諸侯則諱楚大夫之先諸侯可知矣僖文以後凡諸侯之合皆晉故也未有諸侯自爲會盟而晉人不與者而文之篇盟扈會扈第書諸侯則諱晉大夫之先諸侯可知矣然則圍宋何以先楚人其主兵之實不可沒也且主兵而先猶可言也列會而先不可言也會

盟之非義有諱不書公以發疑者矣而此更以不序諸侯爲義何也使于幽于齊翟泉之盟而總言諸侯大夫則不知主盟者何國從之者何國矣使此盟及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列序諸侯而沒晉楚之大夫則似諸侯自爲會盟而晉楚實不與矣此所以文各有當而不可以相易也春秋於簒弒宜書不諱而大夫之主諸侯則諱之何也簒弒而不書則竟沒其事之實矣若此類文變義立而實亦未嘗沒也所謂微

辭隱義時措從宜者此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齊桓本以伐楚出而侵蔡爲兵端故書侵蔡遂伐楚本以伐鄭出而救許爲繼事故書遂救許晉文侵曹伐衛本以二事出不得書侵曹遂伐衛也再書晉侯文當然耳公子遂盟趙盾雒戎以兩事出則再書卽此義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魯殺大夫稱刺臣子之辭也猶外諸侯書卒而

魯君書薨也魯刺大夫二或言其故或不言其故皆舊史之文蓋殺大夫必錄其得罪之由史之常法也然公子買見殺之故可言也而公子偃見殺之故不可言也故書辭異焉孔子不革而一之何也偃之不言其故者不可增也於買而削其故則刑之不中與當日之邦交皆不可得而見矣

楚人救衛

胡傳謂書楚救以罪晉非也不書楚救則不知

衛之附楚與城濮之師所由合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凡執諸侯大夫皆稱人以是爲亂世相淩暴之事也此其不稱人何也書畀宋人則其失顯著雖蒙上晉侯入曹之文而不疑於霸討也若書晉人入曹則似晉大夫以偏師入曹而不知晉侯親之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主兵者得臣也以晉及楚以內及外也齊宋秦稱師而楚稱人何也齊宋秦稱人則不知其師之衆也楚於敗績稱師故戰稱人以明主兵者大夫耳

楚殺其大夫得臣

稱國以殺者以國法殺之也胡傳以不去其官爲譏楚子非也凡見殺而不書大夫者非其大夫也得臣又非州吁無知之比也然則舍殺其大夫何以屬辭哉楚屈完嘗書氏矣而宜申得

臣椒復獨書名猶狄於盟邢伐衛書人而後復以號舉也舊史以意為詳畧豈可以義理求之哉

衛侯出奔楚

衛侯出不名而歸名何也凡諸侯出奔而名者非國有二君則去國而不反也國有二君非名無以別也鄭伯突衛侯朔是也去國而不反則是君之終也蔡侯朱莒子庚輿邾子益是也若其國止一君又非是君之終則無事舉其名也

奔而反國執而反國則必名者已嘗失位矣至
是而復不得不目其人也曹負芻獨不名者歸
自京師則其位未嘗絕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
子盟于踐土
衛侯猶在而叔武以未踰年之君稱何也晉人
君之而叔武讓焉不可以稱爵又不可以稱公
子故舊史以子書而孔子因之以著其不安於
位之實也使叔武如鄭哭之志乎篡則天子臨

之方伯命之可泰然立乎其位而稱衛侯矣孔子不革何也使書公子武或衛侯之弟武則大夫受盟之常辭而晉侯之專叔武之讓反不可得而見矣叔武所處與公子瑕異立瑕者元咺耳可固拒也天子臨之方伯命之武固辭則他人即之矣公羊傳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此爲得其情實齊桓晉文受侯伯之命未有不告於諸侯者而不見於經何也曾史於異國非變事

不錄也○定四年傳載踐土載書之辭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則旣以武爲衛君矣而武不敢居故列國之史猶以子稱

陳侯如會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

公朝于王所

公及諸侯盟於踐土而朝王則王在踐土明矣而不書王狩何也特文以發疑也是歲王兩出以見諸侯而前出不書猶于幽于齊于翟泉之

盟書會而不書公也會者公而不書公然後知三盟之非義也王在踐土而不書王出然後知就見諸侯之非禮也後出書狩於河陽猶於幽之後諸侯衆會仍書公于齊之後諸侯與大夫之會仍書公也蓋始不發疑無以見義後不重書則事實不著也曰王所者明在踐土而非京師也晉以諸侯朝王而不書者惡其不朝於京師而使王降尊以臨會也吳氏澂謂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也外諸侯會盟魯公不與者皆

得著於經周室衰微曠不嶽狩一旦侯伯率天下諸侯以朝天子在天下爲創見之事其人爲莫並之功義當大書特書以示於後若謂以常事不書則又宜並公朝而沒之矣故知削而不書爲不以尊王之義予晉而誅其意也然則公朝之不削何也書公朝然後知王在而諸侯皆朝知諸侯皆朝然後知削而不書爲不以尊王之義予晉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凡歸而書所自者赴告詳也不書所自者赴告畧也穀梁傳楚有奉非也時楚師新敗而與夏不通則不能有奉明矣叔武見殺不書舊史所無也衛侯徐知武之無罪而歸獄於猷犬故諱而不告而魯衛方睦故國史亦爲之諱而不書至公子瑕之死則衛以討罪告而魯亦書之於册耳公羊傳爲叔武諱殺非也使書衛侯殺其弟武則武之無罪不益明乎

衛元咺出奔晉

自隱至此近百年列國之大夫豈無得罪而去國者而不見於經蓋大夫未張故其國不告也自元咺訟君君臣爲獄而晉侯右之爲之執君君入則已出君出則已入然後大夫之勢張故以出奔告者自咺始也。劉氏敞曰衛侯果不知情枕尸而哭爲殺歂犬則兄弟之恩篤矣元咺何爲奔訴於晉何故衛侯反不勝乎左傳所云非其實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何以書非歸寧也姬嫁於莊公之世而不書子則爲桓公之女明矣杞伯來朝而見伐故伯姬復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齊助晉以戚城濮之功故魯懼而求平以解取穀之怨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天王狩于河陽

使踐土即書王狩則似王出而諸侯就朝爲嶽狩之常禮使河陽不書王狩又似書朝而不書王出爲朝王於外之常辭一書一不書而義皆見焉此春秋之辭游夏所以不能贊也○河陽書狩胡傳謂爲晉解程子謂晉文迹譎而心正啖氏助謂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皆非也帥諸侯以朝於京師義無所嫌成十三年晉厲公且爲之矣若原其力不足以致諸侯之朝

則晉方一戰勝楚諸侯拱手聽命何令不從且河陽近在王畿而許遠鄰於楚力能遠役諸侯以圍許而不能近帥以朝王非情也其以狩書屬辭之體然耳蓋晉侯雖隂召王而王必以時巡之禮出或曾史本書狩或孔子革而書狩雖不可知而册書之體則舍狩無以爲辭○汲冢周書周襄王會晉文公於河陽當時史臣文士所見止如此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壬申公朝于王所

朝王禮也何以書二百四十年僅再見焉而又非其所故以非常志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公羊傳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　李氏光地曰王在京師則曰歸于京師義已備也京師即王也王在會所則曰歸之于京師義始備也王既知其事矣歸其人於京師耳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先儒謂大夫無復道故稱復歸爲惡歸爲善然趙鞅叛而書歸則元咺書復乃以其勢難復歸而非以別歸之善惡明矣其異於魚石欒盈之書入何也鞅則君許之歸咺亦介霸令以求復與魚石欒盈有徒衆而稱兵以入者異耳

諸侯遂圍許

李氏廉曰合十一國之衆踰時閱歲而不能服許其甘心從楚蓋亦有懲於江黃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衛鄭曹襄之惡不大於曹負芻而歸書名何也、負芻之執歸於京師而天王釋之則其位未絕、晉文深怨曹衛則必請於天王而絕其位矣故其歸書名、與蔡侯廬陳侯吳同也、鄭突衛衎未聞天王絕其位而書名何也蓋鄭衛有二君。不書名則不知孰誰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公羊傳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郳介與邾

小邾等也而其君稱名魯人忽之也

公至自圍許

不致會而致圍何也襄十八年圍齊而致伐此致圍皆舊史據告廟之辭書之於册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諸侯之大夫與王臣同盟。通春秋僅見於此。故書會不書公以見義也。自成以前諸侯之大夫無以名見者諸侯之大夫稱人。不可斥王臣之

名與行次故稱王人先儒以稱人爲貶蓋以王子虎不可謂微者而不知王人本非微者之稱又自成以前列國之大夫皆不以名見也

秋大雨雹

高氏閌曰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温煖而濕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齊桓召陵之後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狄侵齊

即齊晉不能再出師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返而以國殺爲文何也使書衛人則衛侯之惡隱矣咺不去官殺之不以其罪也以國君自賂其羣臣使殺其同列以求入志在求入

而非以討罪則爲殺其大夫而已瑕稱公子則未嘗爲君徒以咺故濫及可知矣瑕之死在衛侯未入之先而稱國殺以罪衛侯叔武之死在衛侯既入之後而不書則知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范氏甯曰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此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然則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衛侯雖不德臣無訟君之道衛侯不思致訟之愆過而不改上下

皆失故曰罪累上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鄭始稱復歸者霸主惡之國人出之有不復之勢也再歸不稱復者天王與晉旣釋之元咺已死則無難之者矣。李氏廉曰衛侯嘗歸於京師而但書歸於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陳氏傅良曰向者言復歸今歸不言復何奔失國之辭也執未失國之辭也凡執不言歸執而言歸危不得歸也是

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書衛侯歸書衛侯鄭執書曹伯歸書曹伯襄名之者亦失國之辭也

晉人秦人圍鄭

傳有顯與經異者不可據以釋經自宣成以前大夫主兵常稱人傳以爲晉侯秦伯誤也

介人侵蕭

張氏洽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與荊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魯之聘周禮也何以書聘禮也不朝而聘則非禮也○猶王之聘魯禮也魯不朝而王乃聘焉則非禮也○王之聘魯屢矣惟此應時而報蓋以晉文之霸尊以勤王屬諸侯故不敢後耳○胡氏罪其弱周於晉誤矣使聘周得禮則繼事於晉亦未爲失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趙氏匡曰凡力得之曰取雖取本邑亦無異辭

不當取也○呂氏大圭曰取濟西田不繫曹則魯故田也取汶陽田不繫齊則亦魯故田也汶濟皆近魯之境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鄆讙龜陰讙闡則言歸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强之而彼自歸曰歸○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內取者十有七以兵力取他國之地則書戰伐若敗宋師取郜取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伐邾取訾婁取繹取鄟東田及沂西田是也藉大國之威不以兵力

而復故地、則不書侵伐而止書取。濟西汶陽之田是也。○李氏廉曰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襄十九年取邾田是也取漷東沂西田不繫國者、承上伐邾文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郊非禮也然歲事之常不可勝書故或以卜或以時或以牲或以牛於失禮之中又失禮、或有變然後志焉其時常在夏秋者據家語魯有

祈穀之郊而無冬至之郊也卜郊無書於春者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故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曰牲者卜之而可用也。曰牛者尚未卜也。凡不郊皆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書免牲則不郊見矣此年及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

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一年止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三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者、踰時而中有間事不得不再起不郊之文也望祭也郊之細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魯雖僭而望止於三殺於天子也公羊傳曰祭泰山河海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猶者譏其可已而不已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非歸寧特以求婦來也使歸寧得禮而因以求婦則不宜著於册書

狄圍衛

吳氏澂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霸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與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衞人侵狄秋衞人及狄盟

再言衞人者侵狄之師已返至秋而盟非一事故別言之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書及者晉爲主而姜戎聽役也晉師白狄伐秦秦人白狄伐晉各逞其忿故不書及也稱人大

夫主兵之辭也二傳晉子親之貶而稱人非也伯禽衰經即戎以禦淮夷君子無譏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霸主初沒而西戎之國竊兵畿內隱然有并東夏逼宗周之意非晉人一戰而挫其鋒秦得鄭而逼兵於東諸侯則腹心之禍較之戎狄荆舒而更烈矣然則晉子雖賓主兵亦未可厚非况經第以大夫主兵之辭書習其讀者何由知為晉子乎蓋是役實先軫主之自陽處父救江以前雖霸國之大夫不以名見故稱

人也若謂晋子主兵而稱人以貶則凡當喪出會盟而書爵者豈反得爲褒乎鄭悼公當喪伐許則目其人以罪之何獨於晋子而不然左傳稱子墨衰絰盖墨以發命實不在師中而傳聞誤爲耳

癸巳葬晋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每問霸國有事則釋憾取利於小國宜書而罪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

吳氏澂曰秦晉同圍鄭秦擅及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齊又圍衛晉文俱不救蓋出亡在狄歸國由秦皆嘗受其惠也今晉襄紹霸惟恐威稜不振霸業遂衰故汲汲焉盡力挫强既敗秦而又敗狄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張氏洽曰魯間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薛氏季宣曰周公下聘而卿往報鄰國聘而君朝不可以言禮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卽安也。胡傳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禮記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傳以西宮爲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葢降於王

其以路寢爲正則一爾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梅李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